

奶奶、猫和宝盒

——
嘉兴市青年作家新作选

奶奶、猫和宝盒

嘉兴市青年作家新作选

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奶奶·猫和宝盒:嘉兴市青年作家新作选/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53-2388-6

I. ①奶… II. ①嘉…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嘉兴市 IV. ①I21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9726号

责任编辑: 金小凤

特约编辑: 张 欢

装帧设计: 徐文杰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404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9.375印张 110千字

2014年7月北京第1版 2014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编 委 会

顾 问 陈越强 柴永强

主 任 金琴龙

副主任 胡 晶

委 员 李森祥 但 及 陈双虎 孔月华

目录

contents

小说	羊事\金问渔	003
	谁是陈小北\莫飞	008
	小贞的秘密\蒋话	027
	在瓶山上做梦\草白	040
	猎人与狗\车成杰	054
	去上海\江丽华	066
散文	奶奶、猫和宝盒\程云屏山	083
	小而美\朱个	094
	南市路的丁茂\夏烁	100
	诗意的温柔与敦厚\吴文君	107
	缺席的父亲\余一卒	112
	汾湖品蟹\宋依依	120
	温情丰子恺\梦之仪	12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红了容颜	134
	待到花开如满月\陈曦	142
	小兵嘎子\高莉	149
	凡人风骨\李大略	154
	老头子的秘密\潘婧婧	159
	修理铺里的兰花们\尤佑	164
	杨云华\梅子黄时雨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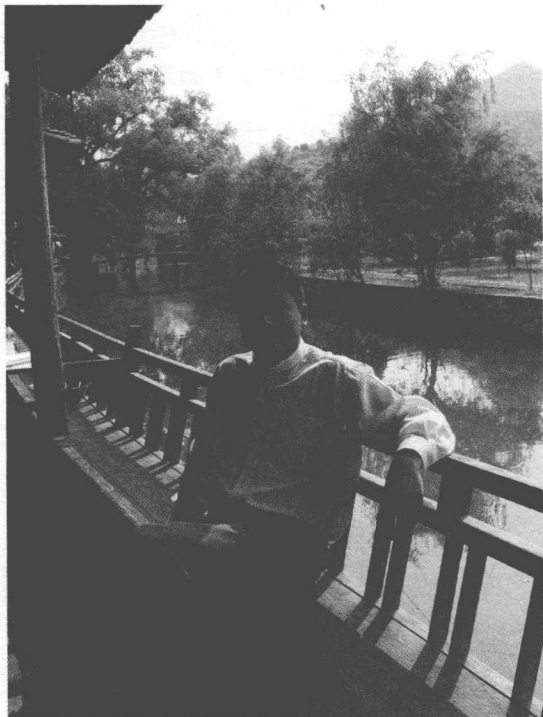
记忆中的那些人 \ 简儿	174
邻居隔壁 \ 李力	181
顽童龙叔 \ 周玮佳	187
最美 \ 沈晔冰	192
净相村纪事 \ 查杰慧	198
一张老照片 \ 吴伟剑	205
灯影里舞动的生命 \ 胡燕萍	208
《红楼梦》1793 \ 卢修宾	213

诗歌

禾城的阳光(四首) \ 许春波	225
午饭之后(四首) \ 起子	232
我爱西塘河埠最后的三个石级 \ 叶心 ...	239
永远的一夜 \ 冬箫	243
生活在水边的人 \ 小雅	246
背影中的江南(二首) \ 张猛	251
父母的简要素描(五首) \ 苏建平	258
禾风(三首) \ 徐建中	268
嘉兴人(三首) \ 莫永强	275
老布店(二首) \ 王铮	282
乌镇散笔 \ 潘月玲	286

后记	290
----------	-----

小说



金问渔，20世纪70年代出生，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等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诗刊》《花城》《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青海湖》《雪莲》《文学港》等文学刊物，并有诗歌与散文入选权威年度选本。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羊事 金问渔

贵堂从乡政府回来后闷闷喝了几口酒,然后在羊圈待了半晌,望着那只形影相吊的公羊,心中打定主意从此不再养畜生。

为补偿偷羊贼家属的事,政府已找了他许多次,并辗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传过话来,搞得像前年拆迁一样,贵堂都没给好脸。今天在民政助理办公室看着对方孤儿寡母,不知怎么的,心忽然就软下来,签了那协议。那个年轻公务员显然是如释重负,贵堂却惴惴不安,他知道,这两万拿出去,老婆、儿子肯定不依,要有一场家庭风暴发生了。

公羊踱着方步,望望槽里没吃完的嫩草,又歪着头打量贵堂,眼睛水汪汪的。贵堂走过去,摸着它的头,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你这个讨债鬼啊!

事情已过去半个多月了,还不时有人到这儿参观,瞧瞧这只传奇的羊,“它怎么就把那么个五大三粗的人搞死咧呢?”

那一天,贵堂早上刚起床走到灶间,就隐隐闻到一股血腥味。打开后门往羊圈一看,吓了一大跳,满眼都是让人晕乎

乎乎的血渍。血里蜷缩着一个人,右手握一把三角刮刀插在胸口,早已没有了气息。而自家养的那只大公羊没有丢失,躲在角落里,有些惊恐的样子。

县、市公安赶来后,很快就认定死者正是他们在缉拿的几伙偷羊贼之一。但这么个死法,倒让人颇伤脑筋。

血渍里有很明显的几个脚印,经对比排查,偷羊贼应该还有一个同伙,慌乱中人溜走,痕迹却留下了。

于是一拨人追捕同伙,另一拨人继续开会研讨做现场推理。省城请来的刑侦专家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偷羊贼应是被自己“意外”杀死的!致命伤显然就是胸口这一刀,正中心脏,死者一只手还握在刀柄上,指纹也只有死者本人的,刀的角度、手臂的弯度符合本人一刀致死的连贯性。次日,同伙被捕,印证了专家的推论。

这些年一入秋,他俩就在这一带骑着摩托转悠,白天踩点、晚上偷羊。一开始偷活羊,羊咩咩地叫,常惊动主人,抱上摩托还挣扎,好几次差点被逮住。后来就决定现场把羊杀死,带死羊走。他们准备好一块大毛巾,放在盐水里浸透,偷羊时,先用毛巾捂住羊嘴,然后把羊头用左臂夹在腋下,羊闻着了盐的味道,此时也不会挣扎。这时,便拿出三角刮刀,往羊的颈动脉上一刀。待放完血,羊停止抽搐,才把夹羊的胳膊放下,然后一人驾驶,一个抱死羊倒坐在后,迅速逃离。那一天,把羊头夹住正下刀时,羊突然狠命一跳,躲开了刀锋,原本恶狠狠刺向羊颈的刀竟顺势插进了自己的左胸……

贵堂想,公羊这是在报仇啊!去年的母羊就是这样被他们搞死弄走的吧?当时地上满是羊血,公羊看在眼里,早上还

有眼泪呢。当年这一公一母的小羊一起抱来圈养后就没分开过。母羊被窃后,公羊过了一年多“鳏夫”生活,半夜里老是伤心地叫唤。

案子破了,死者家属一伙人却找上门来,说羊是凶手,羊的主人须赔钱。贵堂气啊,这年头怎么有这么不讲理的人?村里的人聚起来把他们赶了出去。家属们不敢再来村里闹,就闹到县里、乡里的政府部门。政府的人就来做工作,总归是你的羊把人家弄死的,多多少少赔一点吧,闹得我们都不能正常办公了!

贵堂说,法律上还规定有正当防卫哩!你们说羊是凶手,它该不该判刑,让法院来定,法院说该判,把它抓到监牢里关起来好了!

政府的人哭笑不得,事情就一直推推搡搡做拉锯战状,对方“相帮”的家属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死者的老婆拖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整天到乡政府哭哭啼啼。

那天贵堂又极不情愿地被“请”到乡里,民政助理装模作样对双方循循善诱一番后借故走开了,让他们自己再切磋切磋。寡妇不出声,贵堂也不响,两人就面对面呆坐着。贵堂看着她,一脸的菜色,身子瘦瘦的,穿着一套明显肥大的旧衣服,看上去四十已出头。再看她身边的两个孩子,一个大约七八岁,另一个五六岁的样子,衣服都打着补丁……他心中一动,这是个苦命的女人啊,面相与年龄相差了这么多!再想起前几次对方乱哄哄地闹,而她始终悲悲戚戚,没说过一句话。心想,我是不是绝了点?同情心都没有了?

贵堂当过近十年的村支书,汶川地震那年,他个人一下

子捐了1万,平时也经常1000、2000地捐助贫困学生,当年自己办了个家庭作坊织被面,经济条件好。贵堂想,如果对方是个不认识的穷困寡妇,又拖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求上门来,自己少不得要帮上一把。

那两个孩子安安静静待在母亲身边,小一点的男孩扑在妈妈的大腿上,嘴里念念有词,好像是自己在给自己讲故事;大一点的女孩在翻看一本脏兮兮地卷着角的破画册,贵堂眯起老花眼一看,隐隐看到“民间故事”四个字。

今天又不是星期天,她怎么不去读书啊?贵堂叹息了一声,猛地站起来,在那份乡民政助理早已拟好的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徐贵堂。

回来的路上,贵堂又后悔起来,家里怎么交代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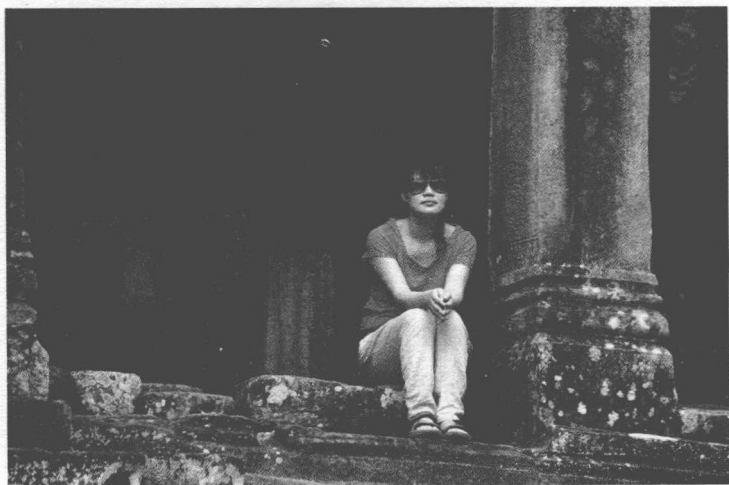
摸着公羊温暖的头颅,贵堂想,让老婆骂一顿就骂一顿吧,大不了晚上睡到羊圈里来!

转眼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那一天,乡民政助理打电话来让贵堂去一趟乡里,贵堂问什么事,助理说反正不是烦心事!

贵堂信步走去,远远看见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在乡政府前的广场上和一只小羊在“战斗”,小羊边啃着石缝间的嫩草,边偷觑着两个孩子,老想跑到远处的庄稼地,小男孩用一根树枝管得气喘吁吁。

小男孩看到贵堂来了,稚声稚气地说:“徐伯伯,我妈妈让我们把这只小羊给你送来,是雌的!”说完,把手里的树枝递给贵堂。

贵堂呆住了,用手一抹,老眼竟有些湿润!



莫飞,2003年开始创作。散文发表于《人民公安》《平安时报》等报纸杂志,小说见于《烟雨楼》《当代小说》。

谁是陈小北 莫飞

中午 12 点,陈小北从十七楼下来。她没有感受到正中午的太阳发出的耀眼光芒,她跟随着高楼的影子像被人牵引的幕布,一直走到马路对面。阳光开始从电视台广场的喷泉上向陈小北抛洒过来,她眯起眼睛从喷泉旁边斜插过去,进入一段极短的甬道,出口是被四周高楼拥挤着的窄小街道。街道上茂盛的梧桐树叶遮蔽了各式店名,此刻从四周高楼里涌出来的人流像鱼一般游了进去。

陈小北也是那条到了中午要吃食的鱼,这一条街上大大小小的中式的西式的餐厅她都去过了,也不会固定,看哪家店人少,她就会往哪儿钻。至于吃什么,她不太在乎。

陈小北准备把套餐里附送的汤喝完时,她发现周围的人盯着对面墙上的电视机。她抬起头注视电视机的时候,电视里的声音才传达到她的耳朵里。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在唱歌,声音很清丽,还有点忧郁。陈小北知道这是一档唱歌的选秀节目,她平日里除了晚上看本市的整点新闻,对娱乐节

目不感兴趣,也不看电视剧。她认为电视里演得太假,动不动哭个肝肠寸断,寻死觅活。人生的确有许多悲痛的时刻、无可挽回的瞬间,但都不是哭可以诠释。那怎么样才可以描述人在惊恐和无助下落泪的怯懦呢?陈小北停止了思考。

女孩的声音像一根轻柔的丝线,慢慢地把陈小北的视线再次牵回到屏幕上。

白裙子的女孩唱完了,镜头落在穿花色衬衫的男主持人身上。他说起话来,声音听上去有些激动,却还是用了非常沉静的语调:“她跟所有美丽的少女一样,拥有着美丽的容颜,拥有动人的歌喉。她也跟所有今天参赛到最后的选手不一样,她看不见。从出生开始,她的世界里只有黑暗。可是今天,她用百倍的努力走了出来,用坚强的意志站在了这个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美丽。”

镜头切换到台下,许多人正感动得唏嘘起来。

镜头又给了白裙子的女孩,她纹丝不动地站着显得有些僵硬,嘴角努力噙着一丝微笑。她开始说话,嘴角有些哆嗦,把微笑吓跑了。“我今天能站上这个舞台……要感谢许多人,但我最想感谢的人我却找不到她了……我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停顿了一下,陈小北注意到她紧紧抿了一下嘴唇。“我要寻找一个给我生命希望、给我无限阳光的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失明的人……所以我想通过大家的眼睛帮我寻找……谢谢!”白裙子女孩终于一口气说完,她深深地朝着观众席鞠了躬。

主持人轻轻拍拍有些激动的白裙子女孩说:“香香,你想找谁呢?”

陈小北听见了这个女孩的名字叫香香。

“一个对我有恩的人。”香香的眼泪流下来，“她在我生命里已经消失十一年了，我希望我还能找到她，让她带我去看树林里的房子。”

十一年……树林里的房子……香香。

陈小北喃喃地重复了一遍这几个词。

电视机里爆发出的掌声如轰鸣而至的潮水，以不可阻挡之势将陈小北吞没了。她感到呼吸困难，像溺水者伸出水面的一只手狂乱地去推店门。可门并没有推开，是谁帮了她一把，把她推到冬日的阳光下。她还沉溺在水底，水面的阳光树木行人和车流都和她相距甚远。她突然觉得身体的某个部位模糊地疼痛，接着变得越来越尖锐，她不得不停下来查看，她低下头，看到膝盖顶在喷泉的花岗岩上。

陈小北蹲了下来抱住膝盖，慢慢地，她感到有一丝空气慢慢地流到肺部，接着，血液开始缓慢地流动。猛然间，她在水中惊醒，蹿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呼吸。大口大口地呼吸，她的知觉唤醒了意识，她拼命看过路的人和车辆，集中注意力到某个人的鼻子、一辆车的号牌，可是，随记随忘。她继续慢慢走着，看到大街橱窗的玻璃把自己和行人搅和在一起，像一些幻影。

整整一个下午，陈小北看不真切东西、听见同事的讲话却不明白内容。她只得找一个空旷的会议室待着。四面八方一片寂静，寂静犹如实质的存在，压迫着她，像在深水潜泳。到了下班时间，她被一群人挤上了地铁又挤下了地铁，如同梦游症患者一样走到自己小区的楼下。

二

这一晚，陈小北在7点30分打开了电视机收看整点新闻。她只看到主持人的嘴唇在上下翻飞，一幅幅不真实的画面在她眼前，她感到虚空得可怕。

凌晨的时候她才开始进入迷迷糊糊的状态。黑夜里，满面蛛丝纠缠着的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那个12岁一头短发被风吹乱的女孩轻轻地说，姐姐，我特别想去看看那片树林里的木屋。

陈小北坐了起来，未拉严实的窗帘里有熹微的光。她紧紧抱住自己的膝盖。外在的世界还暂且沉寂着，内心的世界却如远雷，殷殷动地而来。

十一年。一个很长的跨度，可以跨越无边无际的麦田、树林，到达树林后那个木屋。可十一年前的起点，却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蛛丝网，阳光下透明无色甚至熠熠闪光，但在深夜，这便是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

陈小北梦里的这个女孩永远是12岁的模样，眼睛是两条狭长的缝隙，脸上长了几块癣斑，像阳光投射在斑驳的树叶上的阴影。存在陈小北脑海里的女孩已经模糊不清，十一年的尘埃越积越厚，真实事件的过往回忆只能像梦醒后一样虚弱无力地对梦里的情境进行徒劳的考证。

如今，她梦中12岁的女孩已长成一个纤纤优美的少女，一双永远注视着同一方向的大大的水汪汪的眼睛，款款地向坐在速食店里吃饭的28岁的陈小北走来。

黑暗中的记忆正千方百计从严密的茧里慢慢地爬出来。